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八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己亥大定十九年春正月太子允升賊殺其弟晉王允猷事覺奔和龍帝遣完顔宇追殺之并誅其妻孥八十餘人

晉王宫僚張克己延晉王允猷宴於南凉觀三鼓方

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徹啟有血衣擲地側衛直赫圖亟往視之晉王已殞胸口皆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覩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廢金帛殆不勝算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帝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

日至和龍按和龍為慕容氏所都在遼水之西乃漢唐之柳城縣司馬光通鑑以黃龍府為和龍胡三省已辨其誤此所言和龍蓋亦指黃龍府而言乃金之隆州利涉軍也但此書所載允升事本妄則其所言和龍城之誤固不足辨耳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守馳騎追之守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弒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守至人心始疑守至楝摩與太子遇守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守進兵懸榜購募和龍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

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謚允猷為元悼太子按金史並無太子作亂事且此書既於大定十二年書皇太子允升薨又於十七年書帝與皇太子賞牡丹又於是年敘太子殺晉王其自相牴牾已甚謬妄無疑

庚子大定二十年亡遼遺族耶律幹罕為羣牧使按金史幹罕本契丹之族先從薩巴為亂山前山後諸羣牧皆應之非幹罕為羣牧使也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帝遣宣撫使赫舍哩薩必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封薩必為金源郡王右丞相按金史海陵紀正隆六年契丹諸部反世宗紀大定二年九月

右都監完顔思敬獲契丹斡罕餘衆悉平通鑑綱目書斡罕之叛於正隆六年書斡罕之平於大定二年與金史同此書於大定三年書斡罕餘黨奔宋亦與史合而此年又書斡罕叛封平之上距斡罕之平已十八年又按金史封平斡罕者為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完顔思敬諸人薩必即志寧也忠義薨於大定六年志寧思敬薨於大定十二年皆不至大定二十年也此書舛誤殊甚

越明年薩必病篤帝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帝首肯之然帝終仁厚不忍用兵也

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

時帝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恭次曰晉王允猷第三第四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當立按金史宗室表世宗子曰允中鎬王傳云初封許進封越與趙又進封漢又進封并又進封鎬曰蘇尼趙王無傳曰薩魯越王無傳曰永功傳云初封鄭改封隋進封曹又進封豳又進封越曰永成傳云始封瀋進封豳又進封吳又進封豫曰永升傳云封徐與虞徙封隋改封曹又改兗又改葵曰允蹈傳云初封滕進封徐進封衛徙封鄭曰永德傳云封薛王進封瀋進封豳進封潞與顯宗衛紹王共十人其受封者皆在大定二十年之前此云時帝有子七人與史不合其所言封國亦多與史異

辛丑 大定二十一年春二月河東南北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埋優恤死傷之家 按此年地震金史五行志不書

三月詔兖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尼雅滿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

豈可發耶皆殺之故曲阜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春三月詔恤民壬寅

詔畧曰皇祖有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宏緒二紀於兹祗遹先猷不為不遠永言治理務在恤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内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寃枉孝弟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

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罷行 按此詔大定美政而金史本紀不書

秋七月集諸軍講武於宛平澤第賞有差 按金史本紀是年七月宰臣奏事上頗違豫宰臣請退上使終其奏而此書乃言是月集諸軍講武恐有舛誤

癸卯大定二十三年春二月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至聖文宣王

甲辰大定二十四年春三月壬寅如上京 按原書於此上二年皆不載事實今據金史補

乙巳大定二十五年春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於此舊名粟末河按黑水即黑龍江其源曰敖嫩色禽出克魯倫河源西北三百餘里之小肯忒山其出長白山者為松花江即古粟末水下流合活同几河即古混同江松花江自源行三千六百里至查庫噶山之北方入黑龍江契丹國志以出長白者為黑水此書仍之其於源流尚為未晰今姑仍舊文而辨正之云契丹聖宗改名混同江按原書云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考遼史混同江乃聖宗改名今改正

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恤之按此上三事金史五行志皆不書

秋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囚

丙午大定二十六年春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覡淫進非禮自今有發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夏河東大水蝦蟇鳴於樹上按此年大水金史五行志不書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丁未大定二十七年春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以金珠為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金初無元夕張燈之俗己酉歲有南僧被擄至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太宗疑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此為信命殺之後數年至燕始識之至今遂盛

三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皇太孫

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按金史太子允恭薨於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孫之立則在是年也又史宗室表顯宗子七人曰琮鄆王曰璟瀛王曰瓚霍王曰琦瀛王曰玠溫王其二人為章宗宣宗豐王珣即宣宗也此謂太子薨於是年又謂允恭惟二子皆與史不合

戊申大定二十八年秋七月京兆府路總管摩綽錫爾丹以臥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臥

沙細肋錫爾丹所貢即此羊也

冬十月宋太上皇帝殂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為告哀使

璞至汴京國中賜宴欲行樂璞持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怱遽而罷至燕京閤門又令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午入見殿上皆淺黄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按宋高宗之喪使邢璞至金為告哀使金使吊又使京鏜至金為報謝使宋史辭樂事見鏜傳羅大經鶴

林玉露所載亦同此書以為殲事誤也

己酉大定二十九年春宋以中書舍人鄭僑充賀正旦使閤門張時修副之

僑等以歲暮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閤門進書僑與時修力争以為東上閤門者乃臣子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辨相持至日晚乃令且就館至漏下十數刻忽傳帝命按原書云至漏下數十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日晚忽傳帝命云云前後倒置

今改正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正月二日也按金史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不能視朝詔遣宋高麗夏賀正旦使還癸巳上崩於福安殿交聘表云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宋顯謨閣學士鄭僑廣州觀察使張時修等賀正旦上大漸宋正旦使還通鑑綱目淳熙十六年己酉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二月帝傳位於太子則是世宗之崩在大定二十九年己酉歲而鄭僑張時修乃二十九年賀正旦之使原書於是年書宋孝宗禪位於二月書宋賀正旦之使於冬而謂世宗之崩為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據其說則世宗以庚戌年正月二日崩與金史宋史通鑑綱目皆不合其誤無疑今改正

太子允恭早卒皇太孫璟即位上帝謚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追謚允恭為體道宏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按原書云追謚帝為世宗允恭為顯宗殊為外畧今據金史補正

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事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並起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銳意挫於謳歌之地適南北未定猶有交爭

和好既成迨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饑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恤諸國朝有見其强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璣眜之誅是致户口殷繁充實北人謂之小堯舜云

二月宋孝宗禪位於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宫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八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九

紀年

章宗皇帝上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寛裕温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按金史章母曰孝懿皇后圖克坦氏父為圖克坦貞母為梁國公主此乃以為宋鄆王楷之女謬妄殊甚世宗時封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

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按金史章宗紀正月癸巳世宗崩即位於柩前此云甲午即位與史差較一日

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二級甲辰祀上帝於南郊乙巳享太社丙午享太廟

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按此上二條原書並在明昌元年考金史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丙甲詔賜內外官覃恩兩重三品以上者一重免今年租稅鰥寡孤獨人絹一匹米一石此皆大定二十九年事原書誤以世宗崩於庚戌歲而章宗為不踰年改元故皆書於明昌元年今改正至郊社享廟金史本紀不

書而大定二十九年二月辛酉朔則不得有甲辰乙巳丙午三日或為明昌元年事亦未可知但原書既與文武增級事連書而他又別無可據姑以類移書於此而附識其疑云

庚戌明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改元明昌按原書書大赦改元於明昌元年之前今據金史本紀改正

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

夏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

以有建儲之勲也

左僕射知中書省貝勒加大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

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

夏國寇嵐州又寇石州按懋昭誤謂章宗不踰年改元故以大定末年事係於明昌元年其金史可據者業已改正至此上四條考之金史尚無明據姑從原書係於是年是歲宋光宗

紹熙元年

辛亥明昌二年春正月加上皇太后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按懋昭以章宗為不踰年改元其書上皇太后尊號於明昌二年實則明昌元年也然考金史后妃傳明昌元年世宗服未終禮官議以五月奉上冊寶后以禮所未安弗許上諭有司待來年竟

以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據此則此禮實未嘗行且太后以世宗服未終不受冊寶又安有列妓樂為戲樂乎今姑從原書書於二年而辨正其妄云

三月拜經童為相

經童者僧童也

按金取士之目有七而經童為其一經童謂童子之能通經者金胥持國由經童入仕至參政見金史及歸潛志故宋人傳檄有經童作相之語此乃以經童為僧童此與郢書燕說何異姑存而辨正之

夏五月封監女為妃

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

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内庭之事惟貴妃之言是用外庭之事惟奇爾李默檢之説是從按奇爾李妃之兄於是朝綱不振軍民胥怨按金史胥持國為參知政事在明昌四年李氏封妃本紀在五年后妃傳在四年此皆書於明昌二年與金史不合

回鶻國使來貢

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壬子明昌三年春二月内侍江淵除内都知省盆侍恩用事

帝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有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歡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餽送國體始弱矣

癸丑

明昌四年冬十月誅鄭王允蹈

允蹈世宗第六子也於屬為叔先是太子允恭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已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按章宗母園克坦氏而此書妄以為趙氏則其

言允蹈母亦趙氏者蓋亦妄耳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宗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帝日久酣飲外間奏章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帝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按金史允蹈傳郭諫言鄭王相貌非常又崔温馬太初私論讖記王信其說陰結內傳鄭雨兒伺帝此言完顏高完顏志同謀立王而王不知與史不合其妹夫唐古布拉按金史作布拉靚兄察為統軍與高等

相得會於菩提寺高㕽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
公可與弟同達意於鄭王王必許之由是謀議漸廣
高從凡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為從中起內侍俞三德
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帝動靜為應會唐古家二奴
以資易馬與張衛為布㕽所逐且送大興府鞭之唐
古婢春英先與張通布㕽不知也一日婢立於看位
見張從外來隔窻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
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

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帝時帝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卧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赫德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古布拉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按金史允蹈傳但言澤國公主長樂賜死又傳云允蹈妹韓國公主適河南統軍使布薩揆欲取其軍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布拉靚先請婚於揆以覘其意揆拒卻其婚使者不敢復言韓國澤國蓋即新興榮安之進封但揆既拒絕布拉則韓國不當並誅史言為允同逆夷三族其

誅鄭王詔書云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乎常刑非忘根本骨肉之情葢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閒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思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歎奚窮

是時帝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旣誅允蹈又黜其伯允中於平陽按金史鎬王允中以明昌六年賜死未嘗言其被黜

甲寅明昌五年春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

以叛

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初允蹈三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還封愛王大辨間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宫黨按章宗既即位則其故宫臣安可復稱東宫黨以其性寛厚不疑且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每相慈愛故張克己等獨以大辨為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騎馬持刀自南而至稱

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棒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古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為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殺之既至康孫與其腹心完顏天應

謀天應得密詔許諾徑携以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郎君當若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盍思為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典客古巴桑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為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

兵七萬為守城計三路提點万俟兀馳驛奏愛王叛
國
帝遣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
討愛王國兵敗績
瑜等至桑乾州遇愛王將古巴桑與戰河北兵大敗
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
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於五國城

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兹之來勢頭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於韃靼按原書作大朝懲䋈金人而後歸於宋此書進於端平元年下距宋亡尚四十年而書中稱元曰大朝稱元帥曰大軍稱元將曰大將元使曰天使蓋必經元人改竄耳元至世祖至元八年始改國號至元以前尚號蒙古又是書於大安三年云韃靼至是改稱大蒙古國則是書自大安三年以前當稱韃靼大安三年以後當稱蒙古今悉改正以從其實且以別内外之辭云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

夏五月完顏進等擊敗古巴桑於東埋津和實努築壘北狐口邀奪進糧帝又遣蕭徹努等伏兵破殺之

進等兵至東埋津古巴桑戰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之愛王遣親將和實努當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輙為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饑困二十七日帝遣完顏宗慶往攻實努壘以通運路内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鋭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徹努李用辰

往徽努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狐之下以糧車自東路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和寳努出兵襲之勝負未定伏兵條起奪其城植旗於上和寳努兵顧見之皆驚潰寳努自殺運路遂通

何大雅求援韃靼兵至五樓完顔進等與戰敗績

時愛王見勢急其妻凡烏勒沁與子雄守城自往北地至平天漠而大雅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

乃下馬與韃靼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待郎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樓進等與戰北人禿髏大敗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按愛王之事不見於史如此書所言則喪師失地其為變故不少何以金史紀傳殊無一語及之又考元史本紀元太祖六年始興師伐金當金衛紹王大安三年章宗之時雖已稱帝然尚未叛金太祖本紀云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嗣位欲俟帝再入貢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絶元聖武親征記云金承相完顏襄帥兵逐叛者北走上開之率兵自鄂諾河追封金主授帝為察罕圖嚕完顏襄為丞相正當明昌時也則章宗時元未伐

金明昊此書所言愛王興師又言元帥助愛王伐金大舉深入大書不一書皆妄言爾

六月宋孝宗殂嗣帝光宗卧疾猶未能出就内中成服

秋七月宋光宗禪位於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壬副之

乙卯明昌六年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帝頗憂之太后亦勸帝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歡言解之曰兵部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帝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帝喜復縱飲達旦以

是為常

宸妃者故南宋華原郡王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内侍江從一李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帝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帝時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黄案委令裁决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内降慧黠便媚善能詼諧淵等各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爲言帝令改姓鄭氏號宸妃按章宗之寵妃為李元妃所稱李師兒者也據此書則妃本鄭居中之曾孫至是改還原姓故

是書於此後皆稱鄭宸妃此說雖不見於金史或史文跡畧亦未可知但史云李氏以監户女子入宫歸潛志云李氏家因罪没入宫為奴婢屬監户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悦之則是李師兒第出於微賤而已而此書乃云曽為世宗所寵加章宗以聚麀之醜其為誣蔑大矣泰和南征宋人傳檄有經童作相監女為妃之語若果章宗納其父妾檄中斷無不言則此書之妄可知又章宗雖非令辟然史言其尚有志於治而此書詆訾不遺餘力意想貽必不得志於明昌泰和之世故歸南以後遂肆其誣妄如此錢曽以為無禮於其君之尤者非過言矣

是歲宋寧宗慶元元年

丙辰 承安元年内侍御江淵侍寵擅權完顏偉上疏切諫

淵諷御史臺劾黜之

時江淵用事太后與帝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壅塞不即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陜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慷慨謂右諫議鄭遂良曰太宗皇帝與忠獻王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古為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

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罪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烏珠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貶中外惕息按金史太后崩於明昌二年烏珠子二人皆為海陵所殺此所言與史皆不合

丁巳承安二年時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盜屯結有至萬餘人者乃遣龍虎將軍張天翼統兵討之軍裝不給兵士怨詈江淵弟為監軍使奏乞資賞不能得及潞州連敗於賊天翼死焉

先是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凢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士怨詈恐不堪用翼日奏事帝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耶二人皆罷别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秘監田邁奏曰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尼雅滿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令忽變更舊制士心

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於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遂移潞州監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於左僕射完顔守貞守貞言於淵遂寢新命至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源聞所謂之兵怨語籍籍懼為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文具支給滅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

乞厚加資賞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冠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戊午承安三年春帝幸蓬萊院飲宴內侍都知江淵與馬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帝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此以為陛下用耳宸妃嘗與帝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蘇山輦至築

巖洞於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於東明園帝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問内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葢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

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穆良器上疏

諫貶濮州同知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姚濬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己未承安四年春正月詔建太學於京城之南總為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彝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

之公卿以下子孫並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文賦者四百人

帝博學工詩曽於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上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是顯宗亦嗜酒疑當作詩曽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一詩云黄閣今姚宋青宫舊綺園繡衣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

福祓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秋九月太后趙氏崩按章宗母仁懿皇后圖克坦氏明昌二年崩此云太后趙氏又書太后之崩於承安四年與史牴牾之甚

太后寢疾時帝入問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為楊王所殺叢塚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

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省得我死暝目矣越旬太后崩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按遼之黄龍府金時為隆州利涉軍金初無和龍府也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圖遣太后殿内侍傒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有度僧之命遠近奔赴遂及五萬人於寺邊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按章宗太后為圖克坦克氏此書以為趙

氏又謂太后欲爲趙氏創寺爲福皆妄言耳

時國兵屢敗燮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帝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携酒肴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倣者必多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耶周公誅管叔蔡叔封康叔豈可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

庚申 承安五年遣秘書監虞世奕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發故遣世奕說愛王而愛王不從

韃靼軍深入至斯波川駐兵十日以俟河氷合和龍帥完顏大康集兵禦之於東津

韃靼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大康令人椎氷伐柴薪燒川燎於岸刳木為舟中積熾炭氷不能合北

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韃靼軍陷上都城己酉陷和龍取東灤平三州按原書上都作大都灤作灤考金史地理志金無大都亦無東州灤州據後言會寧陷失乎灤破壞則大都當作上都灤當作灤今改正但此所言本妄其於京州之誤蓋尚為小失耳

余崇義遣人持重賂說蒙古襲草地韃靼軍聞之始退師

時大康兵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韃靼軍攻之凡十七日大城陷去疾退守子城北

軍拆民屋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又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邱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珠敦踰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於蒙古蒙古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説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古從之三月蒙古攻北部敗其衆於骨邱追襲餘兵徑至楊格城韃靼軍聞之始懼急回師然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

宋遣户部尚書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肝為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

善義還至雍邱因與國人争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為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争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争翼日伴使謂善義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善義惶恐以醉為辭且謝之事聞趙善義遂坐奉使生事免官

吳玕之使也趙善義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國中事故玕至盱眙未即約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逆玕入境與善義遇於塗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

秋宋光宗殂

辛酉 泰和元年羣牧使耶律德壽叛聚兵數萬以揚威為大帥帝拜十一騎為元帥赫舍哩善樂為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德壽揚威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

十日而歸按十一騎之義未詳疑有訛脫

冬浚界壕

深廣三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

其復至

是歲宋寧宗嘉泰元年

壬戌

泰和二年五月帝大宴於西涼觀

鄆王資起白帝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

聖躬請駕興帝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耶資泣曰

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帝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説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恥耶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帝曰卿等常自為一黨以非我耶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内侍為長夜飲

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歲以上有姿色黠慧者選三百人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勅習市肆歌勸酒

大興尹完顏天務奏稱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招怨
詈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翼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癸亥泰和三年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宸妃裁
決宸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則以示帝且喜
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帝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
顏世卿奏言之帝始駭然顧問内侍直李汝回曰汝輩
更不說耶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世卿
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擄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

是其女此孽妖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甲子泰和四年春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按此事金史五行志不書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帝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

夏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三大王雄立韃靼將其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韃靼將怒遣其掌文官頗飛責讓之

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内以北歸之於北溝南則為已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貢之雄畏懼而從

冬十二月雄髯父愛王於冷山遂從韃靼進兵按郝經陵川集青城行云最苦愛王兩家族二十餘年不曾出朝朝點數到堂前每向官司求米肉男哥女妹自夫婦覥面相看寃更酷蓋以章宗傷殘骨肉愛王一家皆遭禁閉而其後金后妃起元師於青城故言此以著天道好還之意此書乃言愛王子三大王雄髯與元師伐金則是愛王之子女初未囚繫而借師以破金其寃亦少雪矣豈少待青城之事乎此可以知其妄也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乙丑泰和五年春正月韃靼軍至北陜口進次桑乾完顔天穆天與皆力戰死之

完顔天穆將兵五萬人與韃靼軍戰於北陜口自辰至酉我兵疲憊敵益添生兵我兵不敵天穆率麾下

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天寒甚韃靼軍舉火彌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衛之隨開隨合日晩皆饑渇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與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曽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韃靼軍進至桑乾完顔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於舊坪望見有虎皮蒙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烏富呼烏蘭德木圾衆天都

山兵不甚敗

二月韃靼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始有警報烏富呼自

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

三月韃靼軍陷朱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二戍將及

千户和勒博和

夏四月韃靼軍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

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獻奏稱敵人以生啗為糧

難於野戰請於敵人經由險要之地築城堅守乃遣使

督兵築古北口東陘二城

伯獻上言敵國之軍生啗為糧戰陣之間不患饑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饑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於幽燕以北及敵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勢自沮燕牛馬槖駞之類並皆収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余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饑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饑疫無力以耕寇

盜蜂起沿邊及遼西悉為北軍攻陷至此又遣調築城役及老弱婦女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出榜勸諭謂敵若深入則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之慘曷若勞苦於城郭之間由是民始遣隊伍就役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陘二城埜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

冬十一月北軍分兩道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帝集羣臣議之乃以徐王律明為統兵監軍我師敗績

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聶希古正色曰此
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兖王天驥曰兵已遠來
請自前往議之翼日以律明為河東道統兵監軍律
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韃靼軍
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
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壘屋竹木茅等盡燒於冰上
其衆騰躍我兵大敗律明等僅以身免夜入秦長城
會國中遣賓永固來援律明天驥令依山入城且報

慶州令堅守北軍闕西夏之警乃回師

是歲宋寧宗開禧元年

丙寅泰和六年春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富察烏嚕條陳

備敵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夏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

統制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為江州都

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

帝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

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兵亦宜求但此不足慮只恐秋冬之間北兵必將復動西夏窺陜四國皆驚為可憂耳帝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南宋與我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内批北金世仇有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内翌日下北

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布薩揆為宣撫使駐開封

宋鎮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我漣水縣（按宋史本紀戚拱取漣水縣乃上年事）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

馬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倬等還至蘄縣我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我師乃得免（按原書不言田俊邁據通鑑綱目補）

六月宋李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琳（按宋史作田彬）以

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

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淮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帝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

冬十一月起民兵於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

內外騷動民聚為盜始益衆矣

我師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琳拒我師八日圍解又

圍和州取信陽軍圍襄陽府又取隨州按原書誤作遂州據宋史改正宋守將通州人具香花迎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於是濠州安豐及並邊儲戍皆為我兵所取又取西

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敗取成州守臣辛

標之遁攻六合縣遇宋師於西浦橋按宋史本紀作胥浦橋宋師

大敗宋將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按金時分道伐宋布薩揆兵三萬出潁壽

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哩子仁兵三萬出渦口呼沙呼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富

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舒穆嚕仲温兵五千出鹽州完顏璘五千出來遠圍盧州和州至六合者撥之兵也圍楚州者呼沙呼之兵也克西和州及成州者貞之兵也趨棗陽圍襄陽克隨州遂圍德安者匡之兵也書中所叙未晰今據金史宋史附識於此

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吳曦於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帝命稱蜀王

諸將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按此事金史天文志不書

是歲蒙古却特特穆津即皇帝位於鄂諾河稱元年是為元太祖按原書不書元太祖即帝位殊為疎畧今補正

丁卯泰和七年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顔弼按金史本紀七年正月庚寅僕散揆還駐下蔡而病丙申以左丞相宗浩行省於南京以代揆宋史方信孺傳及通鑑綱目皆云信孺至汴見左丞相完顔宗浩又金史完顔弼傳弼時為南京副留守行省之事當以宋浩為主不應舍宗浩而書弼也右副元帥赫舍哩子寧按宋史金史皆作子仁皆有和意

夏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之

先是信孺至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布薩揆許納南使按宋史及通鑑綱目信孺三使金師其時行省元帥為完顏宗浩布薩揆是年二月還至下蔡而卒此云揆納南使誤也且禮遣之信孺既得請揆復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絹帛西帥啟緘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宋大畧云當聽命於行省而已

宋誅其叛臣吳曦所獻國中四州旋為宋人所取

宋遣三使來國中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按是年五月宋成肅太皇太后上仙故有告哀使

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琚按金史完顏宗浩傳交聘表皆作吳琯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

時我所索於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

金帛四取歸正人及陷没州郡五取韓侂胄首級由

是韓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

冬十一月乙亥宋人殛殺韓侂胄於玉津園側

十二月宋遣許奕吴衡來充通問使

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按原書於泰和七年十二月書宋遣許奕吴衡來使八年春書宋仍遣謝奕來使而分註云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考金史交聘表及宋史本紀是時惟遣許奕使金初無謝奕且許奕之使在侂胄既誅之後國書中必言侂胄之誅以謝金豈有此時不言至春方遣使言之蓋許奕之使在十二月其至金當在明年之春原書遂致複出又訛許奕為謝奕今改正

戊辰泰和八年春宋梟韓侂胄之首於兩淮

帝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於宋

由是和議復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於宋

夏五月甲子太白經天 按金史天文志七月朔太白晝見

西夏遣使求援於我帝不應

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韃靼諸乣 按金史兵志有部族乣軍字書無乣字此書作乣疑乣即乣字之變 生蕃也鄰接北邊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南伐次年罷兵和好諸乣還國因

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宫中事帝大怒勅斷杖一百牛逢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帝以為擅欲興師規圖進用亦皆杖一百由是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乣輸其力於是北軍益鋭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帝不應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帝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

冬十一月丙辰帝崩在位十九年按章宗明昌盡六年承安盡五年泰和盡八年凡在位十九年原書誤作二十年今改正

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羣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記名姓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之娛內外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為常張天貴江

淵等用事聾瞽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省覽愛王叛於內邊釁開於外盜賊公行道路充斥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是歲宋寧宗嘉定元年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二

紀年

東海郡侯上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章宗朝封衛王爲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新喜傳遺詔於尚書右丞薩克蘇即完顏匡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

濟即位按金史衛紹王紀丙辰章宗崩完顏匡等傳遺詔立衛王即位於柩前此作丙寅與史不同考是月丁酉朔至丙寅已踰月果爾則史當書十二月即位葢此書誤爾

拜薩克蘇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詔羣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叙用之其見居官者並增爵位各有差

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己巳大安元年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二月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羣臣

之諫而止

敵人聞帝新立而喜曰彼老懦無能為不足畏也遂

決意南侵

熒惑入太微垣犯執法按金史天文志十月乙亥月食熒惑歲星犯左執法宋史嘉定

二年二月乙酉太星犯太微垣上相星

秋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

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内出寶器及圖書文

畫付雜買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

無應命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陜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田差有秋按金史五行志承安二年自四月不雨至於六月雨復不止此誤書於元年

庚午大安二年春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饑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

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閒地曠土甚多官為給其牛種貸以資糧候歲有成官司量與收入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辛未大安三年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且倣春秋龍見而雩之說勸帝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於大興殿

時張慶之以為不可世昌曰朝廷閔雨偏走羣望今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為然遂請行之

秘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

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墾廢以為守令殿最

是春西夏始為韃靼軍所攻復遣使求援帝新立不能

救北軍至興靈而返

時夏亦為我國所擾勢益衰弱夏人怨遂叛乃改元

光定

韃靼國勢益强但居其故地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

領之所謂太師國王也按燕為金之大興府是時為帝都雲為金之西京大同府是時

金五京如故元安得於其地置行省斯言妄甚

韃靼之先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并入渤海惟黑水完彊及渤海為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直混同江即鴨緑水之源按鴨緑江出長白山之南麓西南經高麗入海混同江即今活同几河出長白山之北西北行三千六百里而入黑龍江二水同出於長白而一南一北源流各異此合而一之誤矣葢古肅慎之地也乃黑水之後其居陰山者

自號為韃靼按五代史云韃靼靺鞨之後本在奚契丹東北後為契丹所攻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韃靼與此可以相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强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韃靼主特穆

津始稱青吉斯皇帝山東兩河皆為所收附矣按原書凡於元皆稱曰大朝獨此條與下條黑韃靼白韃靼仍稱韃靼蓋以其文義皆不可曰大朝故也則知凡稱大朝者必出於元人之所改明矣

又有蒙骨國者在女直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按下文言蒙古有東西二國此即蒙古國之在東者蒙骨蒙兀萌骨皆蒙古之語訛前已於天會天眷皇統年間所書改正惟此年與後崇慶三年所稱因與元初國號相混姑仍原文以相別云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天眷間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

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及厚賂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為邊患每遣使以子女玉帛厚賂其國則敵為內顧而回師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

按此書言蒙古有東西二國其在東者即下文言據金太宗舊地七十二團寨原書天會八年稱蒴骨子天眷元年稱蒙兀皇統六年七年稱育骨子蒙骨今改正為蒙古者皆此國也其在西者即下文言北方之境東接臨潢西隣夏國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皆為所有者原書自承安三年以後稱為大朝大國稱其軍為大軍將為大將使為天使今改正為蒙古蒙古軍蒙古將蒙古使者此即元之初國號也韃靼為

靺鞨之遺民蒙古又韃靼之别部豈其在東者即五代史所謂靺鞨爲契丹所破屬於契丹渤海者其後亦號蒙古與蒙古舊屬於韃靼其後韃靼諸部皆微而蒙古獨盛於是蒙古之名始著此書捐至是乃自號蒙古竊恐不然但元史叙其先世事甚畧無可考質姑仍舊文而附論之云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萌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萌骨所據蓋金國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爲所有矣又先有鄰於金界者其部長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博思巴方

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於黑水千戶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春北平王之弟和卓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博思巴為王宋通鑑云韃靼有黑白之分此白韃靼也遣還國始博思巴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為妻國中不從博思巴怨怒叛歸黑韃靼以此益強漸并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秋七月壬戌太白經天按金史大安元年二月太白晝見經天而是年太白經天紀志

皆不書

十八日蒙古軍自和龍進直趨山後與我兵戰於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蒙古軍三千騎馳突衝擊我兵大亂蒙古軍乘之帝急命西京留守赫舍哩執中領軍迎敵於大勝甸執中大敗奔還蒙古軍至羿口我兵又敗

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帝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

九月十四日蒙古軍攻奉聖州二日城陷進軍野狐嶺統軍通吉摩吉達不戰而潰

時奉聖州破蒙古軍至野狐嶺帝遣平章軍國事通吉摩吉達同烏蘭達將兵以禦之相遇於野狐嶺下通吉摩吉達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蒙古軍乘我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我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蒙古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

冬十月蒙古軍至晉山縣統軍完顔齊錦又敗

晉山距燕京一百八十里帝遣殿前點檢完顔齊錦統兵數萬出城戰又敗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一日蒙古軍至昌平

時南宋遣使余嶸來賀正旦道不通而還

聶希古奏請大興尹烏蘭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

時城內外亂甚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

按此書燕京制度言燕京十二門金史地理志言十三門此云十八門疑誤

隨方

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饑凍死者相望翼早諫議余昌世請避敵高耆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處

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廛小民聽其自避

初忠獻王尼雅滿之有志於都燕也因遼人宮闕於内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城塹

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敎倉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内城通時陳王烏紳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旣營宫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勲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始驗

初七日遊騎至城下

完顔天驥遣中將圖克坦奔馳凡殺三千許人去大興門望見烟塵漲天鼓聲振地遂急奔回

是時蒙古軍營於城下

大興尹烏蘭用章分命京畿諸將亟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於水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凡城外有儲蓄縱其搬運入城不許閉拒

完顏天驥欲以兵刼蒙古軍寨律明不可乃與聶希古連日為巷戰計

十一月蒙古軍攻南順門

天驥設拒馬於南柳街日已半黑縱北軍入以槊禦之使入於拒馬内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蒙古軍死傷甚衆退屯於南順門不再退俟火息乃退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守内城駕自巡城勞軍

十四日蒙古軍攻内東城以民屋爲樓與城上相敵隨毁隨立城中發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部邕戰死

二十三日蒙古軍攻内城

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敵稍失勢

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許以公主為婚

蒙古軍曰婚且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竟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入帝命議之於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通鑑以呈聶希

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帝曰惟有金繒錦帛可耳翼早凡懸金繒錦帛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蒙古軍大怒舉繒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

至午攻內城轉急發火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為氷完顔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於上且發擂木拒之夜遣百户數十人劫蒙古軍寨殺傷甚衆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二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三

紀年

東海郡侯下

壬申崇慶按原書誤作重慶已於年譜內辨明元年春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遣賁與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遣人使於蒙骨俾襲其國蒙古軍覺不得志亦欲請和

乃許以羊一萬犒師蒙古軍又請止援兵之來高者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斡里雅布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大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思順皆速進兵阻易水之上

十一日蒙古軍退取興中路歸

賁興等追之敗其後軍

十五日内城及四子城開

完顏及等見帝大哭帝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燬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規國不立矣時蒙古軍雖退行至臨潢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州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軍退師亦回

二月蒙古遣其使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使至燕聶希古請許其婚議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而不從其割地之請且許以歲幣三十萬

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

其國相聞之大怒曰此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

地與公主皆可有矣良復回已四月末

夏五月改元合祭天地於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

謚十七日連雨凡二十餘日

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葱茂大興尹烏蘭用章親課

大興宰及千户屯等耕墾廢田

山東路都運俞良裔河北路都運唐鼎各運米五萬石

至京師民皆呼萬歲

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兎出没盜賊縱横莒㴞灘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為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蒙古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為敵餌無益也

秋九月二十七日報至蒙古軍自蒲與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為計

烏蘭用章與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帝不能決聶希古曰還避當早爲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内外紛潰若何収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竭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别議今中京形勢宏壯猶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强勇復修宛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兹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

盡力焉自七月完顏叔良謝蒙骨已厚賚金帛昨叔良信歸云蒙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敵軍必祓其内撓希古曰用章之言是也翌日以用章為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用章希古皆曰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敵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使之

不可徑入候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

冬十月十八日蒙古軍至城下

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

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

樓上以沸湯浸糞沃之蒙古軍乍進乍退一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潰

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

初二日午攻内城南甬道

左三衙統軍李思安令發礌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

初六日蒙古軍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

李思安自龍游池鑿地道以乾秭塗硫黄破絮爇油間塞於所疊木之下初八午蒙古大軍登木堆用衝車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蒙古元帥遣兵於夾

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臭不可聞希古請夜刼其寨用章曰不可須是退有所據今蒙古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其所覺羣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自艱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

是晚大雪我兵皆寒十四日雪霽

三大王雄自濰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

至蒙古軍甚喜

十七日蒙古軍攻内城

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强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鐃濶尺尾作尖柄以大錐錐磚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砍碎飛屍以下蒙古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内柴薪告乏乃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

二十五日蒙古軍退

范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蒙古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則適為敵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黄興觀果皆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因復攻城衆乃服用章料敵之明

十二月四日蒙古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知自古社越龍漢以去

癸酉

至寧元年春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三月遣中使六人於北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酒炙

招䰟奠酹內出祭文

其略曰禁烟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

令乏祀神哭陰風惟余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塡臆有

顔其泚文既頒行讀者泣下

秋七月蒙古軍復至山後

都元帥完顔福興迎戰而敗帝黜之

八月起赫舍哩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藝兵三千按金史執中傳作武衛軍五千兵志京師防城軍世宗大定十七年改為武衛軍復往迎敵執中私受敵賂放入紫荆關

二十日我軍發燕京至紫荆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將士上下千里聞蒙古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蒙古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於易州我兵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兆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

懼誅按金史執中傳執中權左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屯中都城北通元門時元兵在近止務馳獵不恤軍事上使責問由此作亂與此言延敵受賂不同金史言衛紹王記註亡失王鶚有志論著采實祥張正之等所記獨言遷嘉努兵敗赫舍哩執中作難事不相背盤則史所記執中事必確此言延敵受賂恐未必然

二十五日癸巳按原書作二十六日壬辰考金史呼沙呼以兵入宮癸巳遷帝出宮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是月己巳朔癸巳乃二十五日也今改正

赫舍哩執中弒帝

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按金史云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歸潛志云駙馬都尉南平判大興府迎合帝意沮格軍賞人共怨之執中因人心

之憤欲廢帝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珊延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珊延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珊延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為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

矢而死軍民相殺血流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帝遣皇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户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和卓啓之執中兵入宫衛侍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帝望見之遥呼曰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帝入後宫邀皇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帝久不至遣兵執之并后囚於舊府二十五日執中夜遣内侍李監戍弑帝於舊府宣宗即位降封為

東海郡侯

帝為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侍世宗小心不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内死愛王外叛一則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父餘殃毒我宗社骨肉疎忌遂成爊疑東海逢迎其間無少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繹騷空一國之師力已不足支矣及帝繼之倥偬日甚又懐夙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佻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即位時

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降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歡骨肉至親變為仇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逼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鋒務行蕪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詧與湘東為叔姪之仇詧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監三復予言

愛王得詔泣下然勢已為蒙古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

凡兩遭重圍而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内外諸臣莫不

惋惜悲夫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十三